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鄱陽馬

端臨

貴與

著

文莊公

經籍考

經書

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爰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

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

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

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師古

云孔壁字襄畏秦法峻急避世書者經論語於夫子舊漢室龍興

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

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

漢定伏生求其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於子齊魯之間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者時伏生年九
 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
 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
 齊人語多與韻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陸
 氏曰二十餘篇即馬融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素誓本非
 伏生所傳武帝之二世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
 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
 言初亦壁藏而後六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
 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
 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救魯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
 誓凡二十八篇今知太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
 耳其太誓真偽之說詳見本編此未暇論也 至魯共王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口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

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間金石絲竹之音

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

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一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

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

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

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之孫也謂之傳科斗書謂之隸古定謂用詩書以易

古文兵氏曰伏生傳於既董子書謂之隸古定謂用詩書以易

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

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

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詭曲聳牙至有

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為一體

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爾征仲虺之誥

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之誥

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囑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

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為一篇共五十九篇

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

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同序者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

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且相附近故引

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

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

以為孔子所作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隋經籍志曰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秦誓一

篇獻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

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

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

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

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

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

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奈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

又濟南伏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

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

又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於都尉朝

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

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

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

又多兼及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

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

多一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一家齊代唯傳鄭

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有尚書逸

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

之末

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

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偽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
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
罔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其卷為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
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
誓共為三十四篇而偽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
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
徒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為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
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
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
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誣神者殃及三世
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
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伏
生口傳而臆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偽
作者也

九家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為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為古文
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自伏生
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
必然也或者以為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
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
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
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
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類安國之序而見
石林葉氏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魯共王
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歙魯共王
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
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
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為訓
解不及列於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

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揚雄杜預之徒皆不
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誥亡簡二字之
不同者尤多書林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異其世不一體其授受
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遠也立政而上非伊尹周
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
其君臣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
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
陳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
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
於吾道焉爾自安國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
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
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

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
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
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
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主之德爲田觀寧王以庶言同則亡
繹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
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國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
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徃徃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
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
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鏞鏗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
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於彼也然則秦人一
燼之列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

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

外國本云

漢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劉向雜錄一篇師古曰此凡言入

出者與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註錄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兩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興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博引異言授博經而申證云

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聲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元闕合更求完善本

牟長章句

本傳長習歐陽尚書建武時為博士遷河南太守註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周防尚書雜記

本傳防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建武時以明經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後仕至陳留太守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唐孝明不喜古文以

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陂之類是也按安國既

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閔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註禮

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

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

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隸古定時失之耳

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塗惲

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微實受書

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

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註經傳有援大

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

文蓋伏生書士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

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

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

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

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

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冲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

賾賾為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

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

孔註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

然終有可疑者

石林葉氏曰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子宅

所得也孔安國為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列於學官故漢儒雖揚

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揚雄法言

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

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忍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

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孔安國古文尚書自漢以來不列於學官故左氏傳所引者杜預輒註為逸書劉向說苑臣術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年詔責中外不興廉舉孝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語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註釋至于顏師古皆不能援以為證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也漢宣帝時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然年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衆書所引泰誓同馬鄭王肅諸儒皆疑之今不復可攷

朱子語錄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
說書云其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筆墨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它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它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孔穎達尚書正義二十卷

晁氏曰穎達因梁費昶疏廣之唐儒學傳稱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經義訓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死馬嘉運駁正其失求微中于志寧張行成高季輔就加增按始布天下藝文志云穎達與李子

雲王德韶等撰朱長才蘇德庸隋德書工士雄趙弘智審覆長孫
無忌李勣等二十四人刊定唐文志傳之事多參差此為尤甚所
記撰著人姓氏類達往往不同

陳氏曰其序云歐陽夏侯一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國
所註寢而不用及魏晉稍興故馬鄭諸儒莫觀其學江左學咸悉
祖焉隋初始流河朔為正義者蔡大寶巢倚費彪顧彪文義皆淺
畧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穿鑿煩雜炫就而刪焉雖復微稍
省要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未為得也

陸德明尚書釋文一卷

崇文總目皇朝太子中舍陳鄂奉詔刊定始開寶中詔以德明所
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駁異今鄂刪定其文改從類
書蓋今文自曉者多故音切彌省

陳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是也可證馬鄭非見

古文又言梅賾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肅註頗類孔氏故取王註
從慎微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又言若稽古至重華協于帝
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云云

石經尚書十三卷

孟氏曰偽為周禮者皆關其畫亦關民字之類蓋
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以監本校之禹貢雲土夢作又倒土夢字
盤庚若網在綱作網字按沈括筆談云雲土夢作又太宗時得
古本因從正以網為綱未知孰是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五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
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從今文由是古
文遂絕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朝呂大防得本於宋次

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有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
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攷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夾淦鄭氏曰按易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
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
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爲之註亦不廢古文使天下後學於
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元文字者謂
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於理無碍亦足矣明
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
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
義兩不相違曰書攷迨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
見矣

按漢儒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唐藝
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心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包攷古

文從今文然其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書今文者隸書也唐
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
間通行至唐則又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
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學官東京而後雖
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作往人猶以僻書與傳視
之雖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
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蓄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
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
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此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
字復不詳於俗傳於漢者爲科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
時之人所罕習者蓋出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
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崇文總目偽蜀馮繼先撰以類達正義為本小加已意

尚書斷章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案其書略序衆篇大旨

尚書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軌蘇子才
朱正夫吳牧所撰後人集之為一編然非全書也

胡翼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門人所錄無銓次首尾

張晦之洪範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景晦之撰景祐三年為房州參軍著論七篇

楊元素書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
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言之書獨無其法邪故作

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泰誓意九篇

蘇明允洪範論圖一卷

晁氏曰三論皆援經繫傳斤末以歸本二圖一以指歆向之謬一
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孫莘老書解十三卷

晁氏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為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新經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王雱元澤撰熙寧時頒是書于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
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

禁世人罕稱焉

陳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寧三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
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為之說以進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雱蓋

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知制誥呂惠卿

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雲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于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語錄曰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中却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却須要盡解王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處

王氏洪範傳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劉向董仲舒伏生明災異爲蔽而思別著此傳以庶徵所謂若者不當訓順當訓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暘寒燠風而已大意謂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

東坡書傳十三卷

晁氏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

陳氏曰其於胤征以爲羲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信矣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東坡書解却好它看得文勢好

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古三墳書一卷

晁氏曰張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民家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所謂三墳者山氣形也七畧隋志皆無之世以爲天覺僞撰

陳氏曰元豐中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辭詭誕不

經蓋偽書也三墳之名惟見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蓋自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無徵不信不復采取于時固已影響不存去之二千載而其書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謂之墳帝謂之典皆古史也不當如毛所錄其偽明世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張商英偽撰以比李筌陰符經石林葉氏曰古三墳書為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為何語其妄可知也

夾漈鄭氏曰三皇太古書亦謂之三墳一曰山墳二曰氣墳三曰形墳天皇伏羲氏本山墳而作易曰連山人皇神農氏奉氣墳而作易曰歸藏地皇黃帝氏本形墳而作易曰坤乾雖不畫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連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而統以山歸藏之大象有八曰歸藏生動長育止殺而統以氣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而統以形皆八而八之為六十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

四其書漢魏不傳至元豐中始出於唐州北陽之民家世疑偽書然其文古其辭質而野其錯綜有經緯恐非後人之能為也如緯書猶見取於前世况此乎且歸藏至晉始出連山至唐始出則三墳始出於近代亦不為異事也按夫子所定之書其亡於秦火而漢世所不復見者蓋杳不知其為何語矣况三墳已見削於夫子而謂其書忽出於元豐間其為繆妄可知夾漈好奇而尊信之過矣又况詳孔安國書序所言則墳典書也蓋百篇之類也八索易也蓋彖象文言之類也八所謂三墳者曰山墳氣墳形墳而以為連山歸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謂大象六十四卦則亦是易書而與百篇之義不類矣豈得與五典並稱乎

顏吳范司馬無逸說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吳安時范祖禹司馬康元祐中侍講筵顏復說書崇

政殿日所進講說也

伊川書說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洪範會傳一卷

晁氏曰皇朝孫諤撰諤元祐中博士其說多本先儒頗攻王氏之失
二典義一卷

陳氏曰陸佃農師撰佃爲王氏學長於考訂

石林書傳十卷

陳氏曰葉夢得少蘊撰少蘊博極群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
視諸儒最爲精耳

中興藝文傳曰其書頗採諸家之說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
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

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

二萬有餘言

書碑傳十三卷

陳氏曰太常丞吳棫才老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

臣辨曰考異曰詰訓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書辨訛七卷

陳氏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謬四闕疑一復古
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頗迂僻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
士書解

陳氏曰秦檜子熹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熹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
飛輒批還之熹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

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沒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
侯之命具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
德之不足以償怨鄭相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如此
而望其振國耻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無垢尚書詳說五十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
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
亦徃徃有得焉

程大昌書譜二十卷

陳氏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程大昌禹貢論圖共四卷

陳氏曰凡論五十三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漢濟黑
弱水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辨證之淳熙四年上進宇宙廣矣

上下數千載幅員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欲決於一
心定於一說烏保其皆無牴牾然要爲卓然不詭隨傳註者也

東萊書說十卷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說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
之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
詩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甚爲書也然聽
之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
一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畧
得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
然其言取尚書蓋凡問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
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
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
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於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

氏下世整次語詩記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攷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紀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于卷末

陳氏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朱子語錄曰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難說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

晦庵書說七卷

陳氏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以爲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亡皆文集語錄中摘出書古經及序共五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峯書集傳

自序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

義參攷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辭與旨乃述舊聞二典禹謨

先生蓋嘗是正丰澤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序

定見本篇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云

尚書講義三十卷

陳氏曰叅政張綱彥正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三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預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少穎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

陳氏曰少穎從呂紫微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它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

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朱子語錄曰林書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
黃度文叔書說七卷

陳氏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閩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為友朋道之

袁燮潔齋家塾書鈔十卷

陳氏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輿而止

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

陳氏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畧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已意于後當是潔齋之族

尚書精義六十卷

陳氏曰三山黃倫彛鄉編次或書坊所託

梅教授書集解

陳氏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

柯山書解十六卷

陳氏曰柯山夏僕元肅撰集二孔一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說便於舉子

書少傳十八卷

陳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書說三卷

陳氏曰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掇擊舐排則似過甚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鄒陽 馬端臨 貴與著

經籍攷

經詩

漢藝文志古者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夫子所錄者不容十分去九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歐陽氏曰遷說然也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

又曰刪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

刪其章或章刪其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備其反而豈不爾思室
是遠而此小雅率隸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為遠害於兄弟之義
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絺文之者也此鄭風君子階老之詩也夫
子惡其盡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刪其句也龍能乘國成不
自為敗卒勞百姓此大雅節南山之詩也夫
子以能之一字為意之善故句刪其字也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
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齊轅固
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
為近之漢書師古註曰與不得已者言皆不
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
有趙人毛萇善詩自云子夏所傳作詁訓傳是為毛詩河間獻王好
之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
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
色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
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
詩宋奉朝請業遵所註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石林葉氏曰詩有

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唯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
為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
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為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為眾
所宗此無亡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
故雜偽之說可入趙宥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論
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於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為證而學者遂
得即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
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誦而齊
魯與燕語音不同詁訓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
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
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
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
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其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

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偽未可知也

東萊呂氏曰魯齊韓毛師讀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得其真也

詩序

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之

後漢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

傳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石林葉氏曰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於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於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於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於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出於公孫尼子則詩序之作實在數書既傳之

後明矣此吾所謂專取諸書所言也載馳之詩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矣又曰衛懿公為狄人所滅絲衣之詩既曰繹賓尸矣又曰靈星之詩此蓋衆說並傳衛氏得善辭美意併錄而不忍棄之此吾所謂雜取諸書之說而重複互見也騶虞之詩先言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而復繼之以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行葦之詩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繼之以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此又吾所謂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即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詩序為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

未有無序者皆繫之於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為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有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揚子雲法言皆其遺法况詩皆記其先王之政與列國之事有全書莫知所主意者孔子雖聖人人事之實亦安能臆斷數百載之下猶之春秋必約魯史而後可為鄭忽與晉文公出入鄭不以告魯史所不得書則孔子不能強筆而削之也而謂衛宏能之可乎所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而作者范曄之言爾據史毛公趙人與河間王同時三傳而為徐敷初無謝曼卿者獨東漢賈逵傳言父微學毛詩於謝曼卿至顯宗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同異蓋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累先後豈有不知而以宏之言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風俗道人采之則可以知訓戒學者誦之則可以興可以觀可以辨可以怨其載在有司孔子刪詩既取

其辭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為之則於理為近矣

朱子曰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惟後漢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實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况公龍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註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遂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抵牾之迹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詩文反為附

序以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縻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遂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併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

又論邨柏舟序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則不可以強而推故凡小序唯詩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屬若證驗的切見於書史如載馳頌人清人黃鳥之類決為可無疑者其次則詞旨大槩可知必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為某時某人者尚多有之若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尋探索依約而言則雖有所不知亦不害其為不自欺雖有未當人亦當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強以為某王某公之時不知其人者必強以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傳會書史依託必謚鑿空妄語

以誑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見信而已且如拍舟不知其出於婦人而以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為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為衛頃公之時則其故為欺罔以誤後人之罪不可揜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攷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為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侯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若將以術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將有明者從旁觀之則適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啓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為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時世之先其或書傳所載當此一時偶無賢君美謚則雖有辭之美者亦

以為陳古而刺今是使讀書疑於當時之人絕無善則稱君過則稱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則扼腕切齒嘻笑冷語以對其上者所在而成羣是其輕躁險薄尤有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辨又論桑中序曰此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為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矣而或者以為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誰讓質責然後為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為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也然嘗試玩之則其賦之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為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

心耶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濮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在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類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強合於韶武之音也耶

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爲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詩國風諸篇之序詆斥尤多以愚觀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何也書直

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籍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異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贅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贅矣蓋作者之意已明則序者之辭可畧而敷衍附會之間一語稍煩則祇見其贅疣而已至於讀國風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爲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風諭之意浮於指斥蓋有反覆詠歎聯章累句而無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爲某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探索之無舛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且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爲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爲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蓋謂詩之辭如彼而序之說如此則以詩求詩可

也烏有捨明白可見之詩辭而必欲曲從臆度難信之序說乎其說固善矣然愚以爲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夫采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爲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爲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慨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其所以采芣者爲何事而慨歎者爲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爲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爲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賴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知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耳是豈可以訓而夫子不刪之乎鶉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爲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芣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爲勞使臣遣戍役而

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叙飢渴之情狀憂季
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異而賴
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
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
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嫌其為刺奔乎蓋嘗論之均一勞苦之詞
也出於叙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困役傷財者之口
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
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叔段桓叔者
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夫采芣苢
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
風文公胡不翫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
之意於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
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嘗刪詩矣其所取於閔睢

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
詩傳攷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叙其事者凡
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埵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
楊日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
瓜采芣苢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擇兮狡
童褰裳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
它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
為放蕩無耻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猶存之則不知
所刪何等一篇也

文公謂序者之於詩不得其說則一舉而歸
之刺其君愚亦謂文公之於詩不得其說則
一舉而歸之淫諱如靜女木瓜以下諸篇是也文公又以為序
者之意必以為詩無一篇不為刺時君國政而作輕浮險薄有
害於溫柔敦厚之教愚謂古者疾人謗商旅議亦王政之所許
况變風變雅之世實無可美者而禮義消亡淫風大行亦不可
謂非其君之過縱使讒訕之辭太過如狡童諸篇之刺忽亦不
害其為愛君憂國不能自己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諷訕之名而
自處於淫諱之地則夫身為淫亂而復自作詩以贊之正孟子
所謂無羞惡之心者不可以人類目之其罪浮於訕上矣反得

為溫柔或曰文公之說謂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
 敦厚乎如是無以見當時事變之實而垂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
 所謂並行而不相悖也愚以為未然夫春秋史也詩文詞也史
 所以紀事世之有治不能無亂則固不容存禹湯而廢桀紂錄
 文武而奔幽厲也至於文辭則其淫哇不經者直為削之而已
 而夫子猶存之則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說是也夫後之
 詞人墨客跌蕩於禮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原輩作為樂府備
 狹邪妖冶之趣其詞采非不艷麗可喜也而醇儒莊士深斥之
 口不道其詞家不蓄其書懼其為正心誠意之累也而詩中若
 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錄之於經又煩儒先為之訓釋使後學
 誦其文惟其義則通書西銘必與小山詞選之屬兼看並讀而
 後可以為學也或又曰文公又嘗云此等之人安於為惡其於
 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

陳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復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
 心耶愚又以為不然夫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而況淫泆之行所
 謂不可對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與之語者能道其
 宣淫之狀指其行淫之地則未有不面頸發赤且慙且諱者未
 聞其揚言於人曰我能姦我善淫也且夫人之為惡也禁之使
 不得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為此鋪張揄揚之中所
 以為閔惜懲創之至也夫子謂宰我曰汝安則為之夫豈真以
 居喪食稻衣錦為是乎萬石君謂子慶曰內史貴人坐車中自
 如固當夫豈真以不下車為是乎而二人既聞是言也卒為之
 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譏讓者蓋以非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
 意則自反而不勝其愧悔矣此詩之訓也或曰序者之序詩與
 文公之釋詩俱非得於作詩之人親傳面命也序求詩意於辭
 之外文公求詩意於辭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

苟同序說而妄議先儒也蓋嘗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說詩者讀
 詩而後知序說之不繆而文公之說多可疑也孔子之說曰誦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之說曰說詩者不以文害
 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夫經非所以誨邪也而戒
 其無邪辭所以達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聖賢之慮遠矣夫
 詩發乎情者也而情之所發其辭不能無過故其於男女夫婦
 之間多憂思感傷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際不能無怨懟激發之
 辭十五國風為詩百五十有七篇而其為婦人而作者男女相
 悅之辭幾及其半雖以二南之詩如閔雎桃夭諸篇為正風之
 首然其所反覆詠歎者不過情慾燕私之事耳漢儒嘗以閔雎
 為刺詩矣此皆昧於無邪之訓而以辭害意之過也而况邶鄘
 之末流乎故其怨曠之悲遇合之喜雖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
 其志切其辭哀習其讀而不知其旨易以動盪人之邪情泆志

而况以鋪張揄揚之辭而序淫佚流蕩之行乎然詩人之意則
 非以為是而勸之也蓋知詩人之意者莫如孔孟慮學者讀詩
 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無邪之訓焉則以其辭之
 不能不鄰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則奚邪之可閑乎是以
 有害意之戒焉則以其辭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廟
 臣工則奚意之難明乎以是觀之則知刺奔異出於作詩者之
 本意而夫子所不刪者其詩決非淫泆之人所自賦也夫子曰思無邪
如序者之說則雖詩辭之邪者亦必以正視之如桑中之刺奔
溱洧之刺亂之類是也如文公之說則雖詩辭之正者亦必以
邪視之如不以木瓜為美齊桓公不以采芣為懼幾不以遵大
路風雨為思君子不以褰裳為思見正不以子衿為刺學校廢
不以揚之水為閔無臣而俱指為淫奔謹要約贈答之辭是
也且此諸篇者雖疑其辭之欠莊重然首尾無一字及婦人而
謂之淫
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嘗言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
 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是
 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作

也夫子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賓客乎愚又以爲未然夫左傳言季札來聘請觀周樂而所歌者邶鄘衛鄭皆在焉則諸詩固雅樂矣使其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然愚之所論不過求其文意之指歸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彼之絃歌合之音樂則儀禮左傳所載古人歌詩合樂之意蓋有不可曉者夫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芣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而射禮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廟配天之詩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綿文王與周之詩也而兩君相見歌之以是觀之其歌詩之用與詩人作詩之本意蓋有判然不相

合者不可強通也則烏知鄭衛諸詩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際乎左傳載列國聘賦詩固多斷章取義然其太不倫者亦以來譏誚如鄭伯有賦鶉之奔奔於令尹子圍賦大明及穆叔下拜肆夏甯武子不形弓之類是也然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賦人叔賦野有蔓草鄭六卿餞韓宣子子齋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寒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此六詩皆公所斥以爲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賦皆見善於叔向趙武起不聞被譏乃知鄭衛之詩未嘗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詩之旨意訓詁當如序者之說不當如文公之說也或曰序者之論固有所附會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言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况其鄙淺附會者乎且序作序之人或以爲孔子或以爲子夏或以爲

國史皆無明文可攷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實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空因其一語之著疣非辭以近代詞謂吾聞京之詩曰城曾逐孤鴻作稽山土喜飢嗔笑竹實中其以作之意君督過之

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草乞休致不得命再予以為雖脫吏責尚廢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

已晚沈園祠有山而賦後三詩之意二公相去不冊可以質諸村之意而別而已或曰文如碩人載馳說而固有引能不疑者則出於公平而之初筵韓詩韓詩說關雎則言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是決不可從者也初筵

感而賦之誠齋既里居累草乞休致不得命再予以為雖脫吏責尚廢閑廩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始明夫後村之說即三詩之序也後村之於楊陸

百年得於長老之所誦說口耳之所習聞筆之簡一公而不繆也倘後乎此千百載說者必欲外後為之說則雖其體認之精辨析之巧亦終於臆說公之於詩序於其見於經傳信而有證者則從之清人鷓鴣之類是也其可疑者則未嘗盡斷以臆他書以證其謬者矣曰是則然矣然愚之所以不以其惡序之意太過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盡足以當人心也夫關雎韓詩以為衰周之刺詩賓以為衛武公飲酒悔過之詩皆與毛序反者也而

之詩夫子未有論說也則詆毛而從韓夫一韓詩也初筵之序
可信而閔睢之言獨不可信乎邳栢舟毛序以為仁人不遇而
作文公以為婦人之作而引列女傳為證非臆說矣然列女傳
出於劉向向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引是詩憂心悄悄愠于
羣小之語而繼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愠也則正毛序之意矣夫
一劉向也列女傳又說可信而封事之說獨不可信乎此愚所
以疑文公亞序之意太過而引援指摘似為未當此類是也夫
本之以孔子說詩之意則詩序之例而後究極夫古
今詩人所以諷諭之意則詩序之不可廢也審矣愚豈好為異
論哉

或曰夫子何以刪詩昔太史公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
重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書傳所引之詩
見在者多亡逸也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所言未

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
其實以為貶戒耳之三說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說則
詩元未嘗刪矣今何以有諸逸詩乎蓋文公每捨序以言詩則
變風諸篇祇見其短而謂其愚於前篇已論之矣但以經傳
所引逸詩言之則其辭明而理正蓋未見其劣於三百五篇也
而何以刪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詆其君以碩鼠狡童如欲刺人
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幾不可訓矣而何
以錄之蓋嘗深味聖人之言而得聖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天
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又曰
多聞缺疑異時嘗與史缺文之語而歎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
公之書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誤然則聖人之意蓋可見矣蓋
詩之見錄者必其序說之明白而旨意之可攷者也其軼而不
錄者必其序說之無傳旨意之難攷而不欲臆說者也或曰今

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爲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則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旨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鷓鴣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音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臆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鷓鴣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迹後人讀之當不能曉其爲何語矣蓋嘗妄爲之說曰作詩之人可攷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則夫子刪之殆多聞缺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雖比興深遠詞旨迂晦者亦所不廢如采芣鶴鳴蒹葭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白者亦不果錄如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詞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

於其所不可知者雖詞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錄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二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俵俵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臆說視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祇見其齟齬而不合踈繆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比興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殆類東方朔聲譽虎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

五之五
鄙淺而不可解者蓋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正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翫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為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缺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八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鄒 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經詩

漢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 通計七書合七十七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 佚姓名家三家詩每本以下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兩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興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韓嬰詩外傳共十卷

本傳嬰孝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文傳推詩人之意而作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

晁氏曰漢志十篇內傳四外傳六隋止存外傳析十篇其及經蓋寡而遺說往往見於它書如逶迤郁夷之類其義與毛詩不同此書稱外傳雖非其解經之深者然文辭清婉有先秦風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詠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于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批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終戾甚矣它亦無足言

陳氏曰今所存惟外傳而卷多於舊舊六卷今十卷蓋多雜說不專解詩不知果當時本書否也

毛詩故訓傳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為卜子夏所作韓

愈嘗以三事疑其非蓋本以東漢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詩人所自製韓詩序末曰傷夫也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陳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漢儒林傳稱毛萇傳詩而孔氏正義據鄭譜云魯人大毛公為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為博士則未知萇者大毛公歟小毛公歟鄭氏曰箋者按正義云鄭於諸經且謂之註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遺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按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為北海相鄭是郡人故以為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為敬明矣其間與毛異義者甚多王肅蓋嘗述毛非鄭云

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二卷

崇文總目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世或以璣為機非也機
自為晉人本不治詩今應以璣為正然書但附詩釋誼窘於采獲
似非通儒所為者將後世失傳不得其真歟

陳氏曰館閣書目稱璣字元恪吳郡人據陸氏釋文非晉之士衡
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孔疏呂
記多引之

毛詩正義四十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太尉長孫無忌諸儒判定國朝
端拱初國子司業孔淮等奉詔是正詩學之家此最為詳

晁氏曰穎達據劉玄劉焯疏為本刪其所煩而增其所簡云自晉
室東遷學有南北之異南學簡約得其英華北學深博窮其枝葉
至穎達始著義疏混南北之異雖未必盡得聖人之意而刑名度
數亦已詳矣自茲以後大而郊社宗廟細而冠婚喪祭其儀法莫

不本此元豐以來廢而不行甚無謂也

詩譜一卷

兩朝國史志歐陽脩於絳州得注本卷首殘闕因補成進之而不
知注者為太叔求也

歐陽公自序曰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攷之於
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

稷契下迄

一作

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

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
一作盛衰治亂美刺之方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

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易者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

一作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
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詳一作辨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

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傳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

文摠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於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闕自周公至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為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攷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幽同出於周邶鄘并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攷者陳齊魯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幽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幽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幽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子未見鄭譜嘗略攷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鄭之說為詩圖十四篇今因一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子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

正予益好為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

序自周公致本已上詩十其文予取孔達正義增損塗乙

改王者三一作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毛詩小疏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為本刪取要義輔益經注云

毛詩指說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略序作詩大指及師承次序

毛詩斷章

崇文總目唐成伯璵撰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

石經毛詩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毛詩解題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總叙詩義次述章旨蓋近儒之爲者歟

詩折衷二十卷

陳氏曰皇祐中莆田劉宇撰凡毛鄭異義折衷從一蓋效唐陳岳三傳折衷論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歐陽詩本義十六卷

晁氏曰歐公解詩毛鄭之說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質諸先聖則悖理攷於人情則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嘗著書以周易河圖洛書爲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鳥之詩爲恠說蘇子瞻曰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符卓然見於詩書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流入讖緯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

亦過矣

朱子語錄曰歐公詩本義然說得有好處有詩本末論又有論云何者爲詩之本何者爲詩之末詩之本不可不理會詩之末不理會也無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見有了也害事陳氏曰其書先爲論以辨毛鄭之失然後斷以已見末二卷爲一義解取舍義時世本末二論國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

新經詩義三十卷

晁氏曰熙寧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說毛詩先命王雱訓其辭復命安石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云

蘇子由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說以毛詩序爲衛宏作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餘皆刪去按司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

乎下關雎作乎上與今毛詩序之意絕不同則知序非孔子之舊明矣雖然若去序不觀則詩之鮮有溟滓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詩說二卷

晁氏曰伊川門人記其師之所談之經也

毛詩辨疑一卷

晁氏曰楊時中立撰一卷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氏曰陳少南撰凡二十卷

詩學名物解二十卷

陳氏曰蔡卞元度撰卞介用墻故多用字說其目自釋天至釋

雜凡十類大略如爾雅而瑣碎穿鑿於經無補也

詩物性門類八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說文今攷之蓋陸農師所作埤雅稟也詳

見埤雅

廣川詩故四十卷

中興藝文志董道撰道謂班固言魯詩最近今徒於它書時得之

亦詩所存不全或疑後人託為然章句間有自立處此不可易者

道雖亡關外傳及章句猶存毛詩訓故為備以最後出故獨傳

道托毛氏以攷正於三家且論詩序決非子夏所作建炎中道載

是書而南其志公學博不可以人廢也

陳氏曰道說兼取三家不專毛鄭謂齊詩尚存可據按道藏書志

有齊詩六卷今館閣無之道自言隋唐亦已亡矣不知今所傳

何所從來或疑後世依託為之然則安得便以為齊詩尚存也然

其所援引諸家文義與毛氏異者亦足以廣見聞續微絕云

毛詩補音十卷

五十七
陳氏曰吳棫撰其說以為詩韻無不叶者如來之為釐慶之為羌
馬之為姥之類詩音舊有九家唐陸德明始定為釋文燕燕以南
韻心沈重讀南作尼心切德明則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揚之水
以沃韻樂徐邈讀沃鬱縛切德明亦所不載顏氏糾繆正俗以傳
毅郊祀賦穰有而成切張衡東京賦激有吉躍切今之所作大略
倣此其援據精博信而有證朱晦翁注楚辭亦用棫例皆叶其韻
棫又有韻補一書不專為詩作也要之古人韻緩之說最為確論
不必一一改字詳見韻補

朱子語錄曰吳才老補韻甚詳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尋得當時
不曾記今皆忘之矣如外禦其務叶烝也無戎才老無尋處却云
務字古人讀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協音汝也
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
有嚴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

讀楚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天問
才老豈不讀往往無甚意義只恁地打過去也或問吳氏叶韻
何據曰他皆有據泉州有其書每字引十餘證少者亦兩三證
他說元初更多後來刪去姑存此耳然猶有未盡

夾漈詩傳 辨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詩自鄭氏既箋之後而學者篤信康成故此詩專行三家
遂廢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隋唐之世猶有韓詩可據迨五
代之後韓詩亦亡致今學者只馮毛氏且以序為子夏所作更不
敢擬議蓋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今作詩辨妄六卷可
以見其得失

陳氏曰辨妄者專指毛鄭之妄謂序非子夏所作可也盡削去
之而以己意為之序可乎樵之學雖自成一派而其師心自是殆
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

按夾漈專詆詩序晦庵從其說所謂事無兩造之辭則獄有偏聽之惑者大意謂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為譬之聽訟詩者其事也齊魯韓毛則證驗之人也毛詩本書具在流傳甚久譬如其人親身到官供指詳明具有本末者也齊魯韓三家本書已亡於它書中間見一二而真偽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無可追對徒得之風聞道聽以為其說如此者也今捨毛詩而求證於齊魯韓猶聽訟者以親身到官所供之案牘為不可信乃採之於傍人傳說而欲以斷其事也豈不誤哉

李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

陳氏曰博取諸家之說訓釋名物文意未用己意為論以斷之樗閩之名儒於林少穎為外兄林李出也

詩風雅頌四卷序一卷

陳氏曰晦庵所錄以為序出後不當引冠篇首故別錄為一卷晦庵詩集傳詩序辨說共二十一卷

陳氏曰以大小序自為一編而辨其是非其序呂氏讀詩記自謂少年淺陋之說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幾什一云

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

陳氏曰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剪裁貫穿如出一手己意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也然自公劉以後編纂已備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

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亦多不用小序

黃度文叔詩序三十卷

水心葉氏序曰公於詩尊叙倫紀致忠達敬篤信古文旁錄衆善博厚慘怛而無迂重之累緝緒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則性情不蔽而詩之教可以復明公其有志於是歟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詩集傳之善者亦數家大抵欲收拾群義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書既將並行讀者誠思其教存其性明性明而詩復則庶幾得之

項安世毛詩前說一卷

陳氏曰攷定風雅篇次而爲之說其曰前說者末年之論有少不同故也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

陳氏曰不解發魯二頌以爲商頌當闕而魯頌可廢

王景文詩總聞三卷

陳氏曰白序云所精覃思於此幾三十年其書有聞音謂音韻聞

訓謂字義聞章謂分段聞句謂句讀聞字謂字畫聞物謂鳥獸草木聞用謂凡器物聞跡謂凡在處山川土壤州縣鄉落之類聞事謂凡事實聞人謂凡人姓號共十聞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等其說多出新意不循舊傳

白石詩傳十卷

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爲號

詩古音辨二卷

陳氏曰從政郎信安鄭犀撰

詩攷五卷

浚儀王應麟撰自序漢言詩者四家師異指殊賈逵撰齊魯韓與毛氏異同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注今唯毛傳鄭箋孤行韓廩存外傳而魯齊詩亡久矣諸儒說詩壹以毛鄭爲宗未有參攷三家者獨朱公集傳閱意眇指卓然千載之上言關雎則取康衡柏

舟婦人之詩則取劉向笙詩有聲無辭則取儀禮上天甚神則取
戰國策何以恤我則取左氏傳抑戒自警言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
德則取國語陟降庭止則取漢書注賓之初筵飲酒悔過則取韓
詩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咀者岐皆從韓詩禹敷下土方又證
諸楚辭一洗末師專已守殘之陋學者諷詠淫濡而自得之躍如
也文公語門人文選注多韓詩章句嘗欲寫出應麟竊觀傳記所
述三家緒言尚多有之罔羅遺軼傳以說文爾雅諸書粹為一編
以扶微學廣異義亦文公之意云尔讀集傳者或有攻於斯

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九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攷

經禮

漢藝文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師古曰委

曲防閑每事為制也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韋昭曰周禮三百六十官也

三百謂冠婚吉凶周禮三百是官名也師古禮經三百韋說是也威儀三千乃謂冠婚吉凶蓋儀禮是及周之衰諸

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

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訖孝宣時后倉最明戴德戴聖慶

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蘇林曰及孔

氏學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

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庠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

之說師古曰庠與愈同愈勝也劉氏曰孔氏學七十篇即安國

隋經籍志曰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
 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
 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
 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
 至宣帝時后蒼最明其業乃為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
 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元傳
 慶氏以授其子襄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
 之學後以古經抄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
 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周
 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
 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缺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
 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及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

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
 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
 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
 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
 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
 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
 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
 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
 亡又無師說

漢志凡禮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禮其流傳於漢世周官儀禮戴記三書而已藝文
 志所述皆三書也然其末則以古封禪群祀二十二篇封禪

議對十九篇漢封禪群祀三十六篇議奏三十八篇繼之而
皆以為禮家按封禪秦漢之事難則其書於禮經之後今析
入儀注門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家通計已書二百一十一部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注錄十六家一百

九十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內十一部入儀注門

宋兩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內一部入儀注門

宋中興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儀禮注十七卷

韓文公讀儀禮余嘗苦儀禮難讀且又行於今者蓋寡必襲不同
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

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

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取其大要奇辭與旨者下篇學者可

觀焉惜吾不及其時揖讓進退於其間嗚呼盛哉

晁氏曰儀禮十七篇鄭氏注西漢諸儒得古文禮凡五十六篇高

堂生博士禮十七篇為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為其說曰周禮

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聖人履之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

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為次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先冠婚後喪祭

朱子語錄知看儀禮有緒甚善此書雖難讀然却多是重複倫類

若通則其先後彼此展轉參照足以互相發明又之自通貫也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它書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且如儀

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

之禮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却無士相見義後來

劉原甫補成一篇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它儀禮儀禮不是古

人預佐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今儀禮多是士禮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書其中却有天子諸侯禮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是班固作漢書時其書尚在鄭康成亦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援處不知是甚時失了可惜漢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陳振叔亦儘得見其說儀禮云此乃儀更須有禮書儀禮只載行禮之威儀所謂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自有箇文字儀禮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齊黃慶隋李孟摠各有疏義公彥刪二疏為

此書國朝嘗詔邢昺是正之

朱子語錄曰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

先公儀禮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嘗讀儀禮之書一日從敗篋中得景德中官本儀禮疏四帙正經注語皆標起止而疏文列其下蓋古有明經學究專科如儀禮經注學者童而習之不待屑屑然登載本文而已熟其誦數矣王介甫新經既出土不讀書如余之於儀禮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將尋訪本書傳抄庶幾創通大義然余老矣懼其費日力而卒無所補也長兒跋曰家有監本儀禮經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觀覽意欣然命之整紵釐為九帙手自點校并取朱氏禮書與其門人高弟黃氏楊氏諸家續補之編分章析條題要其上遂為完書拊而歎曰茲所謂儀禮者歟韓昌黎之言豈欺我哉其為書也於奇僻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

文之善其死不惟致嚴於冠昏朝聘鄉射而尤嚴於喪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為殘闕不可攷之書徐而觀之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經何制之備也子夏之傳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彥之疏何學之博也小子識之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卷

陳氏曰永嘉張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抗細本嚴本校定譜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傳其篇數偶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據也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於經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射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張忠甫所校儀禮甚子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它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

古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集傳集注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為主而取大小戴及它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已成書闕書數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刪改曰集傳集注云者蓋此書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

其舊云

中興藝文志熹書為家禮三卷鄉禮三卷學禮十一卷邦國禮四卷王朝禮十四卷其曰儀禮經傳通解者凡二十三歲熹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注者即此書舊名凡十四卷為王朝禮而卜筮篇亦闕熹所草定未及刪改

朱子語錄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本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它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其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禮書異時必有兩本其據周禮分經傳不多取國語雜書迂僻蔓衍之說者吾書也其黜周禮使事無統紀合經傳使書無間別多取國語雜記之書使傳者疑而習者蔽非吾書也 答應仁仲書曰前賢常患儀禮難讀以今

觀之只是經不分章記不隨經而注疏各為一書故使讀者不能遽曉今定此本盡去諸弊恨不得令韓文公見之也

先公曰愚按記不隨經注疏各為一書讀者不能遽曉此猶吾易之彖象文言繫辭各自為書鄭康成所以欲省學者兩讀而為今易也文公於禮書之離者合之於易書之合者離之是亦學者所當知也

古禮經傳續通解二十九卷

陳氏曰外府丞長樂黃幹直卿撰幹晦庵之壻號勉齋始晦庵著禮書喪祭二禮未及論次以屬幹續成之

朱子語錄賀孫因問祭禮附祭儀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儀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兼又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蕭若附儀禮此等皆無

入頭處意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間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個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古禮於今實是難行當祭之時獻神處少只說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獻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婦酢祝及佐食宰贊衆賓等交相勸酬甚繁且又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繼之以燭竊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過令人蘇醒必不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簡而易行耳温公儀人所禪行者只爲閑僻多長篇浩翰令人難讀其實行禮處無多其嘗修祭儀只就中間行禮處分作五六段甚簡易曉後被人竊去亡之矣

信齋楊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鄉邦國王朝禮以喪祭二禮屬勉齋黃先生編之先生伏膺遺訓取向來喪禮藁本

改書成凡十有五卷後代讀曰大哉書乎秦漢而下未有也近世以來儒生習誦知有禮記而不知有儀禮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開元以後之禮而不知有儀禮今因其篇目之僅存者爲之分章句附傳記使條理明白而易攷後之言禮者有所據依不至於棄經而任傳遺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禮關於細常者爲九重儀禮既闕其書後世以來處此大變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臨時沿襲鄙陋不經特甚可爲慨嘆今因小戴喪大記一篇合周禮禮記諸書以補其闕而王侯大夫之禮莫不粲然可攷於是喪禮之本未經緯莫不悉備既而又念喪禮條目散闕欲撰儀禮喪服圖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沒矣嗚呼此千載之遺憾也先生所修祭禮本經則特牲少牢有司徹大戴禮則鬯廟已上四卷未分所補者則自天神地祇百神宗廟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國遷都巡狩師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

事序始終其綱目尤爲詳備先生嘗爲復言祭禮用力甚久規模已定每取其書繙閱而推明之間一二條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嗚呼禮莫重於喪祭文公以二書屬之先生其責任至不輕也先生於一書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諸儒異同之論指擊後世蠹壞人心之邪說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遠也而喪服圖式祭禮遺藁尚有未及訂定之遺恨後之君子有能繼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復又聞之先生曰始余創二禮粗就奉而質之先師先師喜謂余曰君所立喪祭禮規模甚善它日取吾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其悉用此規模更定之嗚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責而卒不果也豈不痛哉同門之士以復預聞次輯之略不可以無言也後因敬識其始末以告來者喪禮一十五卷前已繕寫喪服圖式今別爲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喪禮始克成編以次將脩祭禮即以其書藁本授復曰子其讀之蓋欲復通知此書本末有助纂輯也復受書而退啓緘伏讀皆古今天下大典禮其關係甚重其條目甚詳其經傳異同註疏抵牾上下數千百載間是非淆亂紛錯甚衆自此朝披夕閱不敢釋卷時在勉齋左右隨事咨問抄識以待先生筆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遺憾日邁月征今十餘年南康學宮舊有家鄉邦國王朝禮及張侯處續刊喪禮又取祭禮藁本併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學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禮藁本未有取其書而修定之者顧復何人敢任其責伏自惟念齒髮浸衰曩日幸有所聞不可不及時傳述竊不自揆遂據藁本參以所聞稍加更定以續成其書凡十四卷云

集釋古禮十七卷釋宮一卷綱目一卷

陳氏曰廬陵李如圭寶之撰紹興癸丑進士嘗爲福建撫幹釋宮

者經所載堂室門庭今人所不曉者一一釋之

中興藝文志儀禮既廢學者不復誦習或不知有是書乾道間有張淳始訂其訛為儀禮識誤淳熙中李如圭為集釋出入經傳又為綱目以別章句之指為釋宮以論宮室之制朱熹嘗與之校定禮書蓋習於禮者

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鄭玄注漢武帝時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攷工記以補其闕至孝成時劉歆校理秘書始得存列者于錄略為群儒排歆獨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跡永平時杜子春初能通其讀歆與亦嘗傳受言皆引之以參釋異同云

陳氏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本注云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顏師古曰即此之周禮也三其冬官以攷工記足之愚嘗疑周禮六典

與書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司空掌邦土佑四民時地利二官各有攷司蓋自唐虞先官禹契所職則已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職耳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所謂事典者未知定為何事書闕亡而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存孝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甚者或謂劉歆附益以偽乎莽者也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學遂行於世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攷不誣其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玄之學出於扶風馬融而參取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說子春河南絳氏人生漢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餘鄭眾賈逵皆受業焉大夫者河南鄭興少贛也

司農者鄭衆仲師與之子也融字季長

朱子語錄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未敢
令學者看此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為學有先後先須理
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自後一截事而今把來說看還有
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 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
是他人做如今時宰相提舉勅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不是處
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書其所疑
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以周禮非聖人書
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穎濱蘇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
諸儒以意損益之者眾矣非周公之完書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
今之關中也其東都今之洛陽也二都居北山之陽南山之陰其
地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補不過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禮王畿之

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畫棋局近郊遠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
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實無所容之故其畿內遠近諸法類皆空言
耳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一也書稱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
分土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子產亦
云古之言封建者蓋若是而周禮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
里諸伯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與古說異鄭氏知其不可
而為之說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猶因商之故周公斤
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室之法於是千乘之賦自一成十里而出
車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國無以受之吾竊笑之武王封之
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
徙者十有六封數大國而天下盡擾此書生之論而有國者不為
也傳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

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為方百里萬乘之國為方數圻矣故無是也語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千乘雖古之大國而於衰周為小然孔子猶言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則雖衰周列國之強家猶有不及五十者矣韓氏羊舌氏晉大夫也其家賦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謂一縣而百乘則可謂一縣而百里則不可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內公邑為井田鄉遂為溝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畝五口而一夫為役百畝而稅之十一舉無異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至於萬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國者之所不為也楚為掩為司馬町原防井衍沃蓋平川廣澤可以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間狹不可井則町之杜預以町皆因地以制廣狹多少之

異井田溝洫蓋亦然耳非公邑必為井田而鄉遂必為溝洫此周禮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則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聖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強人者也立法以強人此迂儒之所以亂天下也

五峯胡氏曰謹按孔子定書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劉歆所成周禮攷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統五官之典以為治者也豈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則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屬六十小宰也司會也司書也職內也職歲也職幣也是六官之所掌辭繁而事複以類皆期會簿書之末俗吏掇克之所為而非贊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國子民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故百珠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今天官有宰天者考郡都鄙縣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夫君相守恭儉不尚末作使民務本此足用長財之要也百官有司謹守其職豈敢踰越制度自以足用長財為事若劉歆之說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惟利其民以危亡其國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道以寡欲由義而行無所忌諱不畏災患今天官甸師乃曰喪事代工受青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為者也而謂周公立以為訓開後王忌諱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庫門之外所以別內外嚴貴賤也今宮正乃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又曰去其竒表之民則是妃嬪官主衆庶雜處簾陛不嚴而內外亂矣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鄭玄以為諸吏之適庶宿衛王宮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謹之以門衛嚴之以城郭溝池環之以鄉遂縣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衛守之以夷蠻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正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宮中置諸吏又以其士庶子衛王宮何二小人不廣而自削弱如此也

王后之職恭儉不妬忌帥夫人嬪婦以承天子奉宗廟而已矣今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豈后之職也哉內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之閭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說者以為二官奄者墨者也婦人無外事以貞潔為行若外通諸侯內交群下則將安用君夫人臣尚無境外之交曾謂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室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諸塗弗與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郵左右綴衣虎賁欲其皆得後又之人今反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乎寺人內豎賤人非所貴也內祝掌宮中禱祠禳禴之事夫祭祀之禮天子公卿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大人嬪婦供祭服邊豆於內凡天地宗廟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麼禱祠禳禴於宮中此殆漢世女巫就左道入宮中乘妃姬爭妬與為厭勝之事耳劉歆乃以為太宰之屬置於王宮其誣周公也甚矣家宰當以天

下自任故王者內嬖嬪婦敵於后外寵庶孽齊於嫡宴遊無度衣服無章賜與無節法度之廢將自此始雖在內庭爲冢宰者真當任其責也若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官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致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也王安石以爲統於冢宰則王所以治內可謂至公而盡正矣夫順理而無阿私之謂公由理而無邪曲之謂正修身以齊家此王者治國平天下之定理所自盡心者也苟身不能齊家而以付之冢宰爲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謂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姦人哉四方貢職各有定制王者爲天下主財奉禮義以養天下無非王者之財也不可以有公私之異今大府乃有貳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齡之欺罔者乎王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不幾有如漢栢靈置私庫者乎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而共王之好不幾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羨餘之輕侮者乎王裘服

嬪婦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縫人履人等九官則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職固不可廢又有膳人鹽人等十有六官則皆掌飲食者也醫師之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掌醫事也惟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廢而皂隸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應冗濫如是且皆執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爲冢宰進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屬何也漢興經五伯七雄聖道絕滅大亂之後陳平爲相尚不肯任廷尉內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爲太師乃唐置官闡猥褻衣服飲食技藝之官以爲屬必不然矣其末則又有夏采之官焉專掌王崩復土者也嗚呼要得是不祥之人哉禮官臨大變一時行之可矣乃預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職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則五鄉之屬可知矣而可謂之經與易詩書春秋配乎

按周禮一書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過病

其官冗事多瑣碎而煩擾耳然愚嘗論之經制至周而詳文
物至周而備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信者有如閹閹卜祝各
設命官衣膳泉貨俱有司爲之其規模之瑣碎經制
之煩密亦復如此特言其然也。與之舊耳固未見其爲行
周禮而亦未見其與周禮也獨與百姓交涉之事則後世
惟以簡易闊略爲便而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
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後之儒者見其
效驗如此於是疑其爲歆莽之僞書而不可行或以爲無闕
雖麟趾之意則不能行愚俱以爲未然蓋周禮者三代之法
也三代之時則非直周公之聖可行雖一凡夫亦能行之
代而後則非直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悞不可行而雖
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之時寰宇悉以封建天子
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

食祿邑分土而治家傳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給於公上
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孫家王之
於其臧獲田土則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鄉遂之官又從
而視其田業之肥瘠食指之衆寡而爲之斟酌區畫俾之均
平如土地家七類是也貨財則盈而斂之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
又從而補其不足助其不給或賒或貸而俾之足用所以養
之者如此司農之任則自鄉大夫州長以至閭胥比長自遂
大夫縣正以至里宰鄰長歲終正歲四時五月皆徵召其民
攷其德藝糾其過惡而加以勸懲司馬之任則軍有將帥有
帥卒有長四時仲月則有振旅治兵麥舍大閱之法以旌致
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誅賞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蓋鑿鑿焉
察察焉幾無寧日矣然其事雖似煩擾而不見其爲法之弊
者蓋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關脉絡常相屬雖其時所謂諸

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賢然既世守其地世撫其民則自不容
不視爲一體既視爲一體則姦蔽無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
矣自封建變而爲郡縣爲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
所以治其民者則設之百官有司郡守縣令爲守令者率三
歲而終更雖有龔黃之慈良王趙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
入異境積日累月方能諳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暮月之
後其善政方可紀纔再暮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憊貪鄙之人
則視其官如逆旅傳舍視其民如飛鴻土梗發政施令不過
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則事煩
而政必擾政擾而民必病教養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擾
已極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簡夫以周禮一書觀之
成周之制未嘗簡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爲吏者不遇年
除歲遷多爲便文自營之計於是國家之法制率以簡易爲

便慎無擾獄市之說治道古太甚之詭遂爲繼國旌民之遠
猷所以臨乎其民者未嘗有以養之也苟使之自無失其養
斯可矣未嘗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蓋壤
土旣廣則志慮有所不能周長吏數易則設施有所不及竟
於是法立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處以簡靖猶或庶幾稍涉繁
夥則不勝其瀆亂矣昔子產聽鄭國之政其所施爲者曰都
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
一年而與人誦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而誦之曰子
產而死誰其嗣之按鄭國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則一郡耳夫
以子產之賢智而當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僞
其念慮必足以洞究得失決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
苟且從事也而周制在當時亦未至盡墮但未能悉復先王
之舊耳然稍欲更張則亦未能遽當於人心必俟磨以歲月

然後昔之謗讟者轉而爲謳歌耳況賢不及子產所蒞不止
一郡且生乎千載之後先王之制久廢而其遺書僅存乃不
察時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變
常平而爲青苗諉曰此周官泉府之法也當時諸賢極力爭
之蘇長公之言曰青苗雖云不許抑配然其間願請之戶必
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
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蘇少公之言曰出
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
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受責如此則鞭撻必用而州
縣多事矣是皆言官與民賒貸之非便也蓋常平者采粟之
法也青苗者賒貸之法也采粟之法以錢與粟兩相交易似
未嘗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則反爲簡便賒貸之法捐錢
以予民而以時計息取之似實有以濟民而以官法行之則

反爲繁擾然采粟之說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漢宣帝
三代之時未嘗有此而賒貸之法則周官泉府明言之豈周
公經制頗不爲其簡易者而必以其繁擾者乎謂周禮爲不
可信之書則左氏傳言鄭飢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尸
一鐘宋饑司城子罕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
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齊陳氏以家量
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之時嘗之於民固有賒貸之事也
雖當時未嘗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爲然熙寧諸賢所言非
病其取息之多也蓋以爲貧者願貸貸與之而不能償則虧
官富者不願貸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分負者代償所逋則損
民兩無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于相付聽從民便之爲簡易
兩得也然左氏所述鄭宋齊之事謂之善政以爲美談未嘗
見其有熙豐之敝何也蓋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

氏陳氏則皆有世食祿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則皆干進徇時之徒也然非鄭不齊之大夫盡賢而介甫之黨盡不肖也蓋累世之私土子人者與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踈踈則情偽不能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以青苗賒貸一事觀之則知周禮所載凡法制之瑣碎煩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時而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必知時適變者而後可以語通經學古之說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禮

周禮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賈公彥撰公彥洛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學博士史稱著此書四十卷今併為十二卷世稱其發揮鄭學最為詳明

陳氏曰其序周禮廢興起於成帝劉歆而成於鄭玄又言鄭眾以為書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書止一篇周禮乃六篇文異數萬非書類是則然矣但周禮六官實本於周官周官舉其凡周禮詳其目則鄭眾之說未得為失而其大可疑者則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館閣書目按藝文志謂之周官經此禮器所謂經禮者是也志有周官經六篇傳四篇但曰經傳云爾延便以為經禮尤為可笑

廣川藏書志云公彥此疏據陳邵異同評及沈重義爲之二書並見唐藝文志今不復存

石經周禮十二卷

晁氏曰偽蜀孫朋古書以監本是正其注或羨或脫或不同至于數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寧中設經義局介甫自爲周官義十餘萬言不解放工記按秦火之後周禮比他經最後出論者不一獨劉歆稱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鄭氏則曰周公復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維邑治天下林孝存謂之黷亂不驗之書何休亦云六國陰謀之說昔北宮錡問孟子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以謂諸侯惡其害已滅去其籍則自孟子時已無周禮矣況經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劉鄭何所據而言然又自違異不同王莽嘗取而行之歛財聚貨瀆祀煩民沉碎詭異離去人情遠甚施於

文則可觀措於事則難行凡莽之馴致大亂者皆以此厥後唯蘇綽王通善之諸儒未嘗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書理財者居半愛之如行青苗之類皆稽聖所以自釋其義者蓋以其所創新法盡傳著之務塞異議者之口後其黨蔡卞蔡京紹述介甫期盡行之罔上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齊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姜氏曰子氏趙衰姓京乃今帝女稱帝姬噫至於姓亦從焉何其甚也父之禍難並起與莽曾無少異殆書所謂與亂同事者邪

陳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歷載千數而太平之遺跡掃蕩殆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乃必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知其數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又知夫亡政地重道而復之之爲尤難新法誤國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寧八年詔放之國子監且置之義解之首

周禮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楊時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書

周禮中義八卷

陳氏曰祠部員外郎長樂劉彝執事撰卷諸經皆有中義

周禮詳解四十卷

陳氏曰王昭禹撰未詳何人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周禮講義四十九卷

陳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

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

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

證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

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

聞卿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

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彙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槩推

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

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

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說固是但云王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

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

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

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邪或問如何先

生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

刑司寇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織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周禮井田譜二十卷

陳氏曰進士會稽夏休撰紹興時表上之淳熙中樓鑰刻之末嘉止齋陳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譜亦有志矣鄭氏井邑若畫棋然蓋祖王制王制晚雜出漢文帝時以海內盡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為國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貨志亦謂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為廬舍蓋人二畝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漢以來諸儒鮮或知之者其說畿內廣成萬步謂之都不能成都謂之鄙雖不能鄙即成縣者與之為縣成甸者與之為甸至一丘一邑盡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謂之間田

以其不可為軍為師而無所專係故謂之間民鄉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它亦上下相攝備其數不必具其負歲登下民數於是損益之是謂相除之法皆通論也餘至織至悉雖泥於數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與時務合不為空言去聖人遠周禮一經尚多三代經理遺跡世無覃思之學顧以說者繆常試者復大繆乃欲一切駁盡為憊苟得如井田譜與近時所傳林勛本政書者數十家各致其說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則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則天下庶幾於治矣

周禮丘乘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一卷

黃度周禮說五卷

陳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記

永心葉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

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軻諸儒相與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并列於達東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言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康教法齊備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奈何使降為度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黃文叔始述五官而為之說豐豐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已形民者必相緯經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為下甚逸為上甚勞洗滌三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存也其功大損益也

史浩周禮講義

中興藝文志孝宗為建王浩公講周禮多啓發孝宗稱之然止於司閔

鄭鏞周禮解義

中興藝文志周禮一經說者僅一二家又多舛或鑿淳熙中鏞為解義詳制度明經旨學者宗其書

周禮綱目八卷據說一卷

陳氏曰紹興府教授括蒼林檉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鶴山周禮折衷二卷

陳氏曰樞密臨邛魏了翁莘父之門人統與權所錄條列經文附以傳注鶴山或時有所發明止於天官餘未及凡二卷

禮記二十卷鄭玄注

晁氏曰漢戴聖纂鄭康成注即所謂小戴者也此書乃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共錄中庸孔伋作緇衣公孫尼子作王制漢文帝時博士作河間獻王集而上之劉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刪八十五篇小戴又刪四十六篇馬融傳其學支附月令明堂義合四十九篇

陳氏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駁而不純獨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北專為禮作也唐魏徵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蓋有以也

夾滌鄭氏曰戴聖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為揚州刺史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戴聖為禮家之宗身為賊吏而子為賊徒可不監哉學者當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語錄曰禮記有說示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內則曲禮少儀看學禮先看儀禮儀禮無全書其全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有許癩之者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氣流而不息合向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意思必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兼

存得王鄭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氏勝陸氏如後
世禮樂全不足取但諸儒儀禮頗有好處此不可廢當別類作一
書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當時此學自東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
用此等人議之 鄭康成是个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 王肅議
禮必反鄭玄

禮記正義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穎達等貞觀中奉詔撰其序稱大小二戴共氏而分
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
盛其爲義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見於世然皇甫爲勝今摺
以爲本其有不備則以熊氏補焉

朱子語錄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答曰鄭注自好看注者疏自
可了

禮記外傳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璵撰義例兩卷五十篇名數兩卷六十九篇雖以
禮記爲目通以三禮言之劉明素序張幼倫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刪定李林甫等注序謂呂氏定以孟春日在營室
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於是重有刪定俾林甫同陳希烈等八
人爲之解國朝景祐初改從舊文由是別行

宋三朝國史藝文志初禮記月令篇第六即鄭注唐明皇改黜舊
文附益時事號御刪月令升爲首篇集賢院別爲之注厥後學者
傳之而釋文義疏皆本鄭注遂有別注小疏者詞頗卑鄙淳化初
判國子監李至請復行鄭注詔兩制三館祕閣集議史館修撰韓
丕張昉胡旦條陳唐本之失請如至奏餘皆請且如舊以便宣讀
時令大中祥符中龍圖閣待制孫奭又言其事群論復以改作爲
難遂罷

石經禮記二十卷

晁氏曰偽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題云御刪定蓋明皇也林甫等注蓋李林甫也其餘篇第仍舊議者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為首孝明肆情變亂甚無謂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顥撰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天隱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楊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楊時撰時載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蓋亦猶王氏之說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雖程正叔亦

故說是書者皆穿鑿而二之於是本諸胡先生司馬溫公程明道

張橫渠王肅鄭玄作是傳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門人

中庸大學廣義一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一卷

芸閣禮記解十六卷

晁氏曰呂大臨與叔撰與叔師事程正叔禮學甚精博中庸大學尤所致意也

陳氏曰按館閣書目作一卷止有表記冠昏鄉射燕聘義喪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禮上下中庸緇衣大學儒行深衣投壺八篇此晦庵朱氏所傳本刻之臨漳射塚書坊稱芸閣呂氏解即其書也讀書目始別載之

方慙禮記解二十卷

陳氏曰政和三年表進自為之序以王氏父子獨無解義乃取其
所撰三經義及字說申而明之著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
解文義亦明白

朱子語錄曰方馬二解合當參攷儘有說得好處不可以其新學
而黜之

馬希孟禮記解七十卷

陳氏曰希孟自彥醇未詳何人亦宗王氏

禮記新義

宋中興藝文志陸佃撰亦牽於字說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禮記

中興藝文志夏休以禮記多漢儒雜記於義有未安者乃撻
以破之然中庸大學實孔氏遺書也

燕山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張無垢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

朱子雜學辨曰張公始學於龜山之門而逃儒以歸於釋既自以

為有得矣而其釋之師語之曰左右既得欄柄入手開道之際當

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則住世出世間兩無遺恨矣然

此語亦不可使俗輩知將謂實有恁麼事也

此蓋其徒用此之故凡張氏所論著皆陽儒而陰釋其離合出入

之際務在愚一辨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覺悟以入乎釋氏之門雖

欲復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師者其二本殊歸蓋

不特莊周出於子夏亦斯原於荀卿而已也竊不自揆嘗欲為之

論辨以曉當世之惑而大本既殊無所不異因覽其中庸說姑擬

其尤甚者什一二著之篇其他如論語孝經大學孟子之說不暇

遍為之辨大抵忽遺其道其所以為說皆此書之類也

呂氏大學解

朱子曰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

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弊碑載公准讀上

語及釋老虛寂一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其所以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

闕蓋其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陳氏曰會稽石鑿子重集錄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呂大臨謝良

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凡十家之說晦庵為之序

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

陳氏曰朱熹撰其說大略宗程氏會眾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

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皆自為之序至大學則頗補正其

脫簡闕文

朱子語錄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或問看來看去只看注解便了

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曾中而正經

亦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亦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

夫亦看聖賢底不出 伊川舊日教人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而今

有注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子細去看大學解本文未詳者於或

問中詳之 或問未要看俟有疑處方可去看

中庸一篇其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

之於書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

說將來直是整齊其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介子曰字

讀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者為此書自是沉潛反覆遂

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是恁細密 中庸全在章

句其或問中皆是辨諸家說恐未必是問中庸編集得如何曰便

是難說緣前輩諸公以此得多了其間儘有差舛處又不欲盡剝難
它底所以難下手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中庸輯略二卷

陳氏曰海庵既為章句復取石子重所集解刪其繁亂各以輯略
其取舍之意則或出詳之

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陳氏曰戴溪撰

中庸說一卷

陳氏曰項安世撰

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

陳氏曰直祕閣崑山衛湜正叔集諸家說自注疏而下為一書各
著其姓名實慶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祕魏鶴山為作序

孔子問居書義一卷

陳氏曰慈湖楊簡敬仲撰

大戴禮十三卷

晁氏曰漢戴德纂亦河間王所獻百三十一篇劉向校定又得明
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今書止四十篇其
篇目自三十九篇始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
七十四蓋因舊闕錄之每卷稱今卷第幾題曰九江太守戴德撰
按九江太守聖也德為信都王太傅蓋後人誤題

陳氏曰漢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聖次君皆受禮於后
倉謂大小戴禮者也漢初以來迄于劉向校定中書諸家所記殆

數百篇戴德刪其煩重為八十五篇聖又刪為四十九篇相傳如
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書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

載卷數皆與今同而篇第只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闕
三十八篇末闕四篇所存卷四十三而於中又闕第七十二復出

一篇實存四十篇意其闕者即聖所刪耶然哀公問投壺二篇與今禮記文不異他亦間有同者保傳傳世言賈誼書所從出也今攷禮察篇湯武秦定取舍一則盡出誼疏中反若取誼語勦入其中者公苻篇至錄漢昭帝冠辭則此書殆後人好事者采獲諸書為之故駁雜不經決非戴德本書也題九江太守迺戴聖所歷官尤非是

朱子語錄曰大戴禮無頭其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偽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 大戴禮本文多錯注元舛誤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武王諸銘有直做得巧了切題者如鑑銘是也亦有絕不可曉者想它古人只是述戒懼之意而隨所在寫記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為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切似个船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

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淳問大戴保傳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傳中說秦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採賈誼策為之亦有孝昭冠詞

周氏西麓涉筆曰大戴禮公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有史佚余公風味班固徒取麟馬以下夜祠諸篇文詞峭美者入禮樂志此皆不錄可恨也

三禮義宗三十卷

崇文總目梁明威將軍崔靈恩撰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數述貫穿該悉其義合一自五十六篇推衍闡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靈恩武城人少篤學尤精禮傳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經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成事虛談公卿士大夫蓋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

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商略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說推本三禮參取諸儒之論博而覈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與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曆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禮略十卷

崇文總目唐京兆府櫟陽尉杜蕭撰採古經義下逮當世概舉沿革附禮見文以其言約旨詳故自題略云

禮粹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寧州參軍張頴纂凡一百三十五條直鈔崔氏義宗之說無它異聞

喪禮極義一卷

崇文總目唐商价集雜序先儒五服輕重之論然首末不倫

三禮圖二十卷

晁氏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譙等六家圖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在午帶獎其志學實儀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校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陳氏曰蓋用舊圖本六參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于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牋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續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編禮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編三卷以士喪禮為本取三禮附之自始死至祥練各以類分其施於後學者甚惠尚恨所編者五禮中凶禮而已

禮象十五卷

陳氏曰陸佃撰以改舊圖之失其尊爵辨舟昔取公卿家及祕府所藏古遺器與鼎圖大異戴岷隱分教吾鄉作閣齋館池上畫此圖於壁而以禮象名閣與論堂禮圖相嬾云

太常禮書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祥道用之撰祥道元祐初以左宣義郎仕太常博士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甚精博朝廷聞之給札繕寫奏御今世傳止五十卷予愛之而恨其闕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盧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飾之於是始見其全書云

陳氏曰論辨詳博間以繪畫於唐代諸儒之論近世聶崇義之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

丁丑三禮辨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

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而詳識之

夏滌鄉飲禮七卷

陳氏曰鄭樵撰計七卷

喪服加減

崇文總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雜記服制增損文無倫次

周公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謚法始於周學者錄之因託以名篇晁氏曰其序曰維周公旦太公望間嗣王發建功于牧野及終將葬乃制謚計一百九十餘條七謚隋志附論語類中今遷于此

春秋謚法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蓋多於周公謚法

晁氏曰與周公謚法相類而小有異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一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經春秋

漢藝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微成也獻賢也孔子曰謂能言夏禮之禮而杞宋之君文章賢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也禮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師古曰仍亦因也因與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師古曰異同也立河志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二

事而作傳明夫...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與損大人當世君臣
有威權執力其事皆形...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
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四家之中公羊穀
梁立於學官鄒氏無經夾氏未有書

隋經籍志曰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四
家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初齊人胡毋子都傳公羊春
秋授東海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
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與穀梁二家
並立漢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說而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
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為訓詁授趙人貫公其後劉歆典校
經籍攷而正之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
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為左
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

甚眾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
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穀梁范甯註公羊何
休注左氏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然公羊穀梁但試讀文而不能
通其義後學三傳通講而左氏唯傳服虔至隋杜氏盛行服義及
公羊穀梁浸微今殆無師說
先公曰論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起獲麟而文止於所起踰
再歲而夫子夢奠矣故歐陽公謂此夫子既老而成之書春秋緯
演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是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書以九月而成

漢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首六寸

按班固七...無...及秦漢之文附於春秋之末

後...可以自為一部難以廁之聖經

之後...至漢大年記五

篇八史門凡爾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宋兩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宋中興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經十二卷春秋正經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于下

春秋經一卷春秋經一卷

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陳氏曰每事為一行廣德軍所刊古監本晦庵又刻於臨漳四經之一其於春秋獨無所論著惟以左氏經文刻之李燾仁甫又定

春秋古經一卷春秋古經一卷

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眉山李氏古經後序曰漢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

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隋唐志同古經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穀梁二家所傳吳士燮

始為之注隋氏載經又有晉達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二家始為之注隋氏載經又有晉達春秋三家經訓古十二卷宋二家

經二卷唐志又有本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經二卷唐志又有本鉉春秋二傳異同十一卷李氏三傳異同例

十三卷馮仇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十三卷馮仇三傳異同三卷元和國子監修定春秋加減一卷士

燮賈達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燮賈達宋及李馮元和諸書今皆不存獨抱遺經者莫適為正蓋

公羊得遺學官最在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公羊得遺學官最在穀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燮但注二家不及

左氏賈達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達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左氏賈達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達燮并宋以下異同加減文字悉

已亡佚莫知其然何也隋不專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已亡佚莫知其然何也隋不專初左學特盛二家浸微

陸德明音義隋皆云皆云自杜預集經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自杜預集經左氏合經傳為一正觀十六年孔穎達承詔

修疏束微四年修疏束微四年以無忌等以無忌等正義立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正義立明傳學愈益盛矣而仲

尼遺經無復尼遺經無復者或從者或從出獨存左氏墜落二家幸陸出獨存左氏墜落二家幸陸

德明與穎達同註明為國大學自音義兼存二家本書仍各注左氏

別字顧亦無注觀十七惟正元末陸淳纂例列三傳

經文差繆凡二百一十一條言考校從其有義理者然往往亦

言未知孰是兼恐繆不止二百四十一條惜啖趙集傳今俱失

墜無從審覆耳陸質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傳春秋纂例十

微旨辨余患苦此矣嘗欲即三家所傳純取遺經心以為是者

則大書之仍細書甘不然者於其下數十年間游走東西志弗獲

就會潼川謝疇元帥來從余遊其治春秋極有功因付以斯事居

三月而書成旁蒐引不一而足反說以約厥功彌著余撫其書

喜甚亟刻板與學者共之昔司馬遷言春秋文成數萬張晏曰春

秋才萬八千字遷也今細數之更闕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數最

易見者尚爾錯誤何況聖人以筆削之旨乎余鄉所謂心以為是者

眾未必以為是也亦獨纂例考校從其有義理者云耳既心以為

是則於證據操舍必大成說其說自當別出茲第刻春秋經度

學者相與盡心焉仍用漢志崔昂名題曰春秋古經十二公各為一

篇不復分為十一卷蓋卷第以經義初無當也

按春秋古經雖漢藝文士心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

世所不見而自漢以來所以編古經則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

名之曰正經耳然三傳以載經文多有異同則學者何所折

衷如公及邾儀父盟于姑及左氏以為茂公穀以為昧則不知

夫子所書者曰茂乎曰昧乎柔郟左氏以為郟公穀以為微

則不知夫子所書曰郟乎曰微乎會于厥憇公穀以為屈銀

則不知夫子所書曰厥憇心乎曰屈銀乎若是者殆不可勝數

蓋不特亥豕魯魚之偶知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訛耳

其事未嘗背馳於大義也無所闕也至於君氏卒則以為聲

子魯之夫人也尹氏卒則以為師尹周之卿士也然則夫子

所書隱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為何人乎不寧惟是公
羊穀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書孔子生按春秋惟國君世子
生則書之子同生是也其餘雖如卿擅國政如季氏之徒其
生亦未嘗書之於冊夫子十萬世帝王之師然其始生乃鄆邑
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必書也魯史所不書而謂夫子自紀其
生之年於所修之經決無是理也而左於哀公十四年獲麟
之後又復引經 至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征南亦以為
近誣然則春秋 文見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
而三子以其意 損者有之矣蓋襄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
尊其師授而增 之者哀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
增書之也俱非 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當時口耳所傳授
者各自為傳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攬入之後世諸儒復
據其見於三子之書者互有所左右而發明之而以為得聖

人筆削之意於千載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與卦爻為二而王弼合之詩書有序本與經文
為二而毛萇孔安國合之春秋有三傳亦本與經文為二而
沿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
之曰古經然彖象之與卦爻序之與經毛孔王三公雖以之
混為一書尚未嘗以已意增損於其間苟復析之即古文之
舊矣獨春秋一書三傳各以其說與經文參錯而所載之經
文又各乖異蓋事同而字異者及邾儀父盟于蔑于昧之類
是也事字俱異者尹氏君氏之類是也元未嘗書其事而以
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則自三傳中所取出之經
文既有與異又有增益遂指以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
擇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則左氏為優何也蓋公羊穀梁直以
其所以作傳文攬入正經不曾別出而在左則經自經而傳

自傳又元凱經傳集解序文以為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
附則是左氏作傳之時經文本自為一書至元凱始以左氏
傳附之經文各年之後是左氏傳中之經文可以言古經矣
然獲麟而後引經以至仲尼卒則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為
春秋本然於獲麟後不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
子之經而終於此然則既續之於獲麟之後寧保其不增益
之於獲麟之前如公穀所書孔子生之類乎是亦未可盡信也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

劉子駿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
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也

杜元凱曰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
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
從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

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

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屢而飶之使自趨

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

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

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

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

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

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

行事而言則傳首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

陳氏曰自昔相傳以為左丘明撰其好惡與聖人同者也而其末

記晉智伯反喪於懿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

年不應年少後亡如何又其書稱魯不稱秦見於嘗酎及秦庶長

皆戰國後制或疑非孔子所稱左丘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

其釋經義例雖不盡善理而具得當時事實則非二傳之比也
朱子語錄曰公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當
謂左氏是個精強之言應炎附勢之久 左氏傳是箇博記人做
只是以世俗見識為當言言利之說 國秀問三傳優劣曰
左氏曾見國史故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
曾講學 孔子作春秋當時亦須與門人講說所以公穀左氏得
箇源流只是漸漸訛舛當初若全無傳授如何鑿空撰得
石經左氏傳三十卷

晁氏曰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
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傳之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
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

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于朝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集註
其書遂大傳鄭玄曰公羊善於識休之注引識為多

石經公羊傳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國之藝文志云偽蜀刻
五經備注傳為世所稱以此言觀之不應無公穀豈初有之後散

公穀耶

春秋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應邵風俗通稱穀梁名赤子夏弟子夏言則以為秦孝公
同時人阮孝紹則以為名象字元如皆未詳也自燕鄭申公石蔡
千秋江翁凡五傳至漢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經穀梁傳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按文不闕唐諱不為蜀諱而
闕聖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是田況也

朱子語錄問公意如何曰曰後世說亦是有所道理但恐聖人當初無此等意如孫明道言笑談清談之文皆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之文其當如後世論聖人當於春秋時其意不解有許多說話公羊穀梁等書其理然理義却精此二人乃是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不曾見國史問公穀傳大槩皆同曰所以林黃中說上是一人但音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當時皆有所傳授其後門人弟子始學之於書耳曰想得皆是齊魯間儒其所著之書恐有所傳授但皆雜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聖人之舊

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晉杜預元凱集劉子駿賈景伯父子許惠卿顧子嚴之注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故題曰經傳集解其發明其多古今稱之然其故則非經信傳如成公十三年心外隨之戰傳載秦敗績而經不書以為晉直秦曲則韓役書戰時公在師復不須告克獲有功亦無所諱於左傳之例皆不合不曰傳之繆而猥稱經文闕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陳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詳之矣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臣者也其故或弃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交際鄭氏曰杜預解左氏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左氏末經杜氏之前凡幾家一經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措一辭漢書之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指其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經而為之言多而辭旨不見之言簡而經可有遺自我說之後後人之言多而辭旨不見之言簡而經可有遺自我其殆庶幾乎其言所以難明者非為書之理意難明也實為古人

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能明爾雅之所作則可以知箋注之所當然。不明乎爾雅之所作則不識箋注之旨歸也。善乎二子之通爾雅也。顏氏所通者訓詁也。氏所通者星曆地理當其一類。氏之理訓詁也。如與古人對談言其杜氏之理星曆地理也。如義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短杜氏則不識蟲魚鳥獸草木之名。顏氏則不識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杜氏於是星曆地理之言無不極其致。至於蟲魚鳥獸草木之名則引爾雅以釋之。顏氏於訓詁之言甚暢。至於天文地理則闕略焉。此為不知為不知也。其他紛紛是何為者。釋是何經明是何學。

公羊傳詁解十二卷

陳氏曰漢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為太傅陳蕃屬蕃敗坐禁錮作解詁輩思不窺門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

疾黨禁解拜議郎終諫議大夫其書多引讖緯其所謂黜周王魯變周文從殷質之類公羊皆無明文蓋為其學者相承有此說也三科九旨詳具疏中

穀梁傳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漢魏以來穀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數家而范甯皆以為膚淺於是師其長子參中子雍小子凱從弟邵及門生故吏商略名例博採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注之志嘗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

陳氏曰晉豫章太守順陽范甯武子撰甯嘗謂王何之罪深於桀紂著論以州之俗為中書侍記其王國寶憚之乃相驅扇因求外補抵罪會赦免。無善釋故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三傳蓋竊心。二州之喪。失相屏居。兵郡時也。汪沒之後。

始成此書所傳... 何休曰及鄭君釋之者
即所謂發墨守也... 雍曰凱曰
者其諸子也... 泰五世皆顯於時
審父子祖孫... 可謂盛矣泰之子畢亦著後
漢書以不軌誅死...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林何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繁露清
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
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卷目與今同但多訛舛
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
亡舛無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陳氏曰按隋唐及國史志卷皆十七崇文總目凡八十二篇館閣
書目止十卷萍鄉所列亦財三十七篇今本乃樓攻媿得

本卷篇皆與前志合然亦非當時本書也先儒疑辯詳矣其最可
疑者本傳載所著書百餘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屬今總名曰
繁露而玉杯竹林則皆其篇名此決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覽所引
皆今書所無者尤可疑也然古書存於世希矣姑以傳疑存之可
也又有寫本作十三卷而但有七十九篇攷其篇次皆合但前本
楚莊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別為一卷前本雖八十二
篇而闕文者三實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蕃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
淺薄間撮取董仲舒... 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
本書矣又班固記其... 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
之名似非一書... 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
各居其篇卷之... 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頗
見所引繁露... 三皇驅車抵谷口

通典曰劔之在左奎龍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獲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享階崔駰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王杯竹林同為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為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己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為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音恠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鷲當是祠祀宗廟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為不可又曰以赤統者憤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丁氏平黃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至吳太史令吳汝南丁季江夏黃復平正得失今頗殘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弃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三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

之對引兩觀相傳辜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
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
相授受度亦從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
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
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況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
道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
決理於是見知腹誅之獄與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
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
得以因緣假飾徃徃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
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
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釋例十五卷

晁氏曰晉杜預注凡四十部集左傳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皆顯
其同異從而釋之發明尤多昔人稱預為左氏忠臣而預自以為
有傳癖觀此尤信

陳氏曰唐劉蕡為之序

崇文總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總目漢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賈逵事因記左氏所短遂頗流
布學者稱之後更刪補為定今每事左方輒附鄭康成之學因引
鄭說竄寄何書云書今殘逸第七卷亡

陳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書鄭康成作鍼膏肓起廢疾發墨
守以排之休見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書多不
存惟范甯穀梁集解載休之說而鄭君釋之當是所謂起廢疾者
今此書並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錄館閣書目闕第七篇今本

亦正闕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爲第七卷當并合其
十卷止於昭公亦闕定哀固非全書也而錯誤殆未可讀未有它
本可正

春秋述議傳

崇文總目隋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本四十篇唐孔穎達正義蓋
據以爲說而增損之今三十九篇云

春秋正義三十六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撰按漢張蒼賈誼尹咸鄭衆賈逵
皆爲詁訓然參用公穀二家至晉杜預專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
蘇寬劉炫皆據杜說貞觀中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長孫無忌等
又復損益其書乃定皇朝孔淮等奉詔是正

晁氏曰自杜預專治左氏學其後沈文阿蘇寬劉炫皆有義疏而
炫性矜伐雅好非毀規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餘事義特濺近然比

諸家猶有可觀今書據以爲本其有闕漏以沈氏補焉

陳氏曰自晉宋傳杜學爲義疏者沈蘇劉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
疎蘇氏不遺其文惟攻賈服劉炫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證淺陋出於近世或云徐彥撰皇朝
邢昺等奉詔是正始令太學傳授以備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
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
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
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
旨也

陳氏曰廣川藏書志云世傳徐彥不知何代意其在貞元長慶後也
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國子四門助教何勛撰皇朝邢昺等奉詔是正今太學傳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盧令撰其解經不用傳然旨意甚昧韓愈謂春秋三傳東高閣獨施遺經究終始蓋實錄也祖無擇得之於金陵崇文總目所不載

異巖李氏曰全治春秋不以傳害經最為韓愈所稱今觀其書亦未能度越諸子不知愈所稱果何等義也舊聞全解惠公仲子曰聖辭也而此乃無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傳 纂例 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總目唐給事中陸淳纂初淳以三家之傳不同故采獲善者參以啖助趙正之說為集傳春秋又本褒貶之意更為微旨條別三家以朱墨記其勝否又摭三家得失與經度者以啖趙之說訂

正之為辨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閬人趙正字伯修天水人微旨自為序公武嘗學春秋閱古今諸儒之說多矣大抵啖趙以前學者皆專門名家苟有不通寧言經誤其失也固陋啖趙以後學者喜援經擊傳其或未明則憑私臆決其失也穿鑿均之失聖人之旨而穿鑿之害為甚啖氏製統例分別疏通其義趙氏損益多所發揮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陳氏曰初潤州丹陽主簿趙郡啖助叔佐明春秋傳洋州刺史河東趙匡伯淳質從助及伯淳傳其學助攷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補以己意為集傳集注又據其綱例目為統助卒質與其子異繕錄以詣伯淳請損益而質適而會之大曆乙卯歲書成質本名淳避憲宗諱改焉故其書但題陸淳助之學以為左氏敘事雖多解意殊少公穀傳經於左氏至趙陸則直謂左氏淺於公

穀詆謬寔繁昔孔明後之明人但公穀守經左氏通史其體異爾
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連江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
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序事多乖定
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實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門人見事
迹多不入傳或復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
明姓左乎按漢儒以來言春秋者惟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
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沒也唐志有實集注二十卷今
不存然纂例辨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末見質梁陸澄七
世孫仕通顯黨王叔文侍憲宗東宮會卒不及貶然則其與不通
春秋之義者相去無幾耳

春秋加減一卷

崇文總目唐元和時國子監承認修定以此經字文多少不同故
誌其增損以防差駁

陳氏曰稱元和十三年國子監奉勅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
經文字之類此本作小禮冊財十餘板前有睿思殿書籍印末稱
臣雱校定蓋承平時禁中書也不知何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陳岳撰以三家異同三百餘條參求其長以通春秋
之義

晁氏曰其書以左傳為上公羊為中穀梁為下比其異同而折衷
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從鍾傳辟為江西從事

春秋指掌

崇文總目唐試方武衛兵曹李瑾撰瑾集諸家之說為序義凡例
各一篇稱孔穎達正義為五篇采摭餘條為碎玉一篇集先儒異
同辨正得失為二篇取劉炫規過申證其義為三篇大氏專依杜
氏之學以為說云

異巖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編目錄多取杜氏釋例及陸氏纂例瑾所自著無幾而序義以下十四卷但分門抄錄孔穎達左氏正義皆非瑾所自著也學者第觀正義及二例則此書可無且瑾之意特欲以備科試應猝之用耳初不為經設也其名宜曰左氏傳指掌不常專繫春秋本朝王堯臣崇文總目及李俶圖書志皆以先儒異同規過序例等篇為瑾筆削蓋誤矣寫本或訛舛復用正義刪脩之乃可讀惟篇首數序瑾所自著者既無參攷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誤云

春秋通例

崇文總目唐陸希聲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圖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以春秋所載車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表之

人指元

崇文總目唐張傑撰摘左氏傳文中釋其義

春秋精義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彙事於上分抄杜氏孔穎達言敘家之說參釋文

演左氏傳謚族圖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學世譜增廣之貫穿系序差無遺略

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

崇文總目為蜀馮繼元撰以春秋官謚名字哀附初名之左

晁氏曰左氏所書人不但釋其名或字或號或爵謚多互見學者若之繼元皆取以繫之名下云

巽巖李氏曰昔丘明傳春秋於列國君臣之名字不一其稱多者

或至四五始學者三病其紛錯難記繼元集其同者為一百六十篇音同者附焉於左氏抑亦從有所助云宋大夫莊董秦右大夫詹據傳未始有父字而繼先輒增之所見異本若子韓哲者蓋齊頃公孫世族譜與傳同而繼元獨以為韓子哲與楚鄭二公孫黑共篇蓋誤也

陳氏曰左傳所載君臣名氏字謚互見錯出故為此圖以一之周一魯二齊三晉四楚五鄭六衛七秦八宋九陳十蔡十一曹十二吳十三邾十四杞十五莒十六滕十七薛十八許十九雜小國二十左氏傳引帖新義

崇文總目偽蜀進士蹇遵品撰擬唐禮部試進士帖經舊式數經具對

春秋纂例

崇文總目偽唐人姜虔嗣撰以春秋左氏公穀三家之傳學者鈔

集之文

帝王曆紀譜三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其序言周所封諸侯子孫散於它國孔子修春秋而譜其世系上採帝王曆紀而條次之蓋學春秋所錄今本題云荀卿撰者非也

晁氏曰題曰秦相荀卿撰載周末列國世家故一名春秋公子血脉圖頗多踈畧決非荀卿所著且卿未嘗相秦豈世別有一荀卿耶巽巖李氏曰其載帝王曆紀殊少序諸侯卿大夫之世頗詳而崇文總目止名帝王曆紀譜今從之舊題云秦相荀卿撰荀卿未嘗相秦其繆妄立見蓋田野陋儒依託以欺末學耳故筆削最無義例前後抵牾不可編舉而所著族繫又與世本不同所製之司馬遷杜預亦復差異不知撰者果證據何書也其血脉間有強附橫入灼然非類者要當釐正之顧不敢輕改姑仍其舊使學者自擇焉

篇首尾雜引左氏傳中語事既殘闕一萬字盡訛舛尤甚往往不可句讀參考左氏傳略加是正十僅得四五云其他政如勢絲結髮未易一二爬梳也

春秋論

崇文總目皇朝秘書監胡旦撰多據杜氏之失裨經旨

春秋龜鑑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述春秋周及諸侯世次齊魯大國公子公孫初不詳備其後傳寫又失其次序今存以備討閱

春秋世譜一卷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凡七卷起黃帝至周見於春秋諸國世系傳久稍失其次矣按隋唐書目春秋大夫世族譜十三卷顧啓期撰而杜預釋例自有世族譜一卷今書與釋例所載不同而本或題云杜預撰者非也疑此乃啓期所撰云

晁氏曰不著撰人名氏譜左氏諸國君臣山系獨秦無世臣

春秋宗族名謚譜

崇文總目不著撰人名氏畧采春秋三傳諸國公卿大夫姓名謚號

春秋二十國年表一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作周而下次以魯蔡曹衛滕晉鄭齊秦楚宋杞陳吳邾莒薛小邾按館閣書目有年表二卷元豐中楊彥齡撰自周之外凡十三國仍總記蠻夷戎狄之事又按董氏藏書志年表無撰人自周至吳越凡十國又有附庸諸國別為表凡征伐朝覲會同皆書今此表止記即位及卒皆非一家書也

春秋集傳十五卷

崇文總目皇朝王公纂必遺者自私自其家學而是非多異失聖人之意乃集三傳之說刪為一書又見秘書目有先儒春秋之學頗多因啓求之得聖仲舒等十餘家法自以先儒猶為未盡者復

以已意箋之

晁氏曰集三傳解經之文必以聖源大名入好春秋所至以春秋
斷事此書仁宗朝嘗委御詔直昭文館後官至天章閣待制
春秋經社六卷

晁氏曰皇朝孫譽撰其學亦出於峻趙凡四十餘門論議頗嚴
陳氏曰覺從胡安定游門弟子以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覺年
最少儼然居其間眾皆相服此殆其時所作也

文獻通考卷一百八十三

